□ 我与清华

间,在最基层的人群中进行调研,否则觉得没有发言权。有一次我问他对三峡工程项目的看法,他说:"三峡上马时必须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充分的科学论证,将足够的资料(包括正反意见)提供给人大代表,让他们充分讨论,这样的表决才具有科学性。"我很佩服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梅老师退休后,我曾劝他写书,他说:"现在出书得先自己出钱,不好办啊!"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正在为此筹款时,梅老师却因肺癌病倒了。最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梅老师临终的前几天,还专门坐车从医院回到清华大学来,可当时是"非典"时期,车子进不了校门,他只好请求司机绕着清华转了一圈。透过车窗他仔细地看了又看他曾生活、学习、工作过让他魂牵梦萦的清华园,算是满足了告别的心愿,然后默默地回去了。梅老师走了,但他的教导与身影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人生历练八十载

○倪桂樵(1963 动力)



倪桂樵学长

回首走过的八十年生命历程, 我眼前即刻浮现出一幕幕人生各个时期的场景。

我 15 岁时作为上海弄堂工厂里的一名童工学徒,走进了同济大学里的"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然后又来到北京清华园大学殿堂里学习;从山东"潍柴动力"的

一名科技工作者,到上世纪70年代初攻克"T704工程"军工项目中的国产重型坦克大马力发动机研制任务;从退休前一名工业设计工程师,到退休后将近20年的余热发挥者,我先后在山东莱芜、泰安、烟台,浙江衢州、温岭,江苏常州、江阴华西村,陕西西安、宝鸡以及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各类企业中,开发新产品并申报各种专利数十项。

我有幸进入过三所百年名校接受教育——余姚朗霞小学、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工农速中和北京清华大学。我1949年从朗霞小学毕业时,正逢新中国成立,当时幼小的我在脑海里就非常敬佩浙东游击队、新四军里的"三五支队",何克希、谭启龙等老一辈的英勇事迹,他们带领广大群众赶跑了日本鬼子,解放了劳苦大众。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我在家待了一



大学时期党小组同学合影。左2为倪桂 椎学长

年,15岁就只身一人到上海当学徒工去 了。按照老规矩,三年才能出徒。学徒生 活是很辛苦的, 什么杂活都要干。但在这 三年里, 我的思想很活跃, 上海解放初的 "镇反"、"肃反"、"私营工商业改造"、 "公私合营"等运动一个接一个, 这对我 一个小学徒来说大受教育。学徒第二年, 我就在普陀区工会的帮助下,成立了"国 华文具厂工会小组",还筹建了"劳资协 商会议",定期协商工厂里工人的生产、 生活和工资待遇等重要事项。学徒第三年 初. 我又在普陀区团委的帮助下,成立了 "国华文具厂团小组",发展了五名团员。 这三年的学徒生活对我人生起步阶段的锻 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我学徒期刚满的第三年,上海普陀 区团委送我到"同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 学"学习。这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为我的生命之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在 同济凍中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生 活中,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 增加 了与外界社会的接触与交流。凍中同学都 是从全市工厂、农村里抽调出来的,都是 上进心、求知欲极强的青年,这是一个和 谐、进取、奋发向上的群体,让人终身受益。

完成了四年的速中学习后,速中同学 不能再"保送进大学"了,之前是有此规 定的,大家一致决定参加全国统考。当时 的高考规定,每人可填报三个志愿。由于 我在朗霞小学学习时,就很喜欢玩飞机模 型,向往航空,所以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 是北京航空学院,第二志愿是南京航空学 院,第三志愿才填了清华大学。结果被第 三志愿录取了, 我感到有点遗憾。

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后, 我被分配到只 有三个小班级的"动力机械系",就这样 我开始了"发动机专业"的紧张学习、全 班只有32个同学、大家来自全国各地、 只有三位女同学, 也只有四位像我一样的 "调干生"同学,学习压力很大。每当我 想到这是党和国家为培养"工人阶级自己 的知识分子"而派我来学习的时候,就会 产生一股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所 以六年的漫长学习生活就这样坚持了下 来。我们班的毕业设计是在长春一汽完成 的, 当时我国的汽车工业刚起步。

196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 我班 32位 同学大多分配到全国各省区, 为国营大企 业充实力量, "一汽"分去了七人小分队。 我被分配到山东"潍坊柴油机厂"设计处。 进厂头一年,我就投入到自己的柴油机的 改造设计工作中, 对引进捷克的船用机型 进行改造, 使之适用于我国刚起步的近海 围网捕鱼用的 400 马力以下渔轮。

□ 我与清华

我在山东潍柴工作的将近二十年,在 7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T 704工程" 军工项目的设计研制工作。当时我国防军 工委下达了一项研制大吨位、大马力坦克 (70 吨以上、800 - 1200 马力)的军工 任务,由山东潍柴承担了大马力柴油机的 研制生产任务, 坦克主体由山西制造。 当即我们设计处就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 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拿出了全套 TV8/160型、V型8气缸、800匹马力、 自重800公斤的高性能高转速坦克发动 机,送到了山西的坦克厂。这是我国首批 主战坦克的开发研制, 打破了苏联对我国 的军工垄断。在以后正常生产的数年中, 均由"装甲兵司令部"驻厂"军代表"监 督生产全过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潍柴"还参与了海军鱼雷快艇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也属于高转速、大马力柴油机的开发

研制,为祖国的海防建设做了一点贡献。 能亲自参与这些军工项目,大大提高了我 的国防意识,同时我也为祖国的日益强盛 而深感骄傲。

80 年代,我调回了故乡浙江。其间, 我相继参加过各种压缩机的开发研制,包 括空气压缩机、化工压缩机、制冷压缩机 等等,也参与过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回 转活塞式"压缩机创新机构。这些工作都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创新经济时代 的到来而开展的。我退休至今的将近 20 年里,也是在为社会发挥余热,先后为山 东、江苏、陕西、浙江等地的多家企业服 务过,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申报 过数十个知识产权专利项目,开发过多种 新产品。参与这些工作,对我来说,不为 名、不为利,只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追求生活的快乐而已。

亦喜亦叹话当年

○汪广仁(1960水利)

新生生活

我最早进清华园是在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来清华参观一个反浪费展览,当时会场设在哪个系馆里已经不记得了。展览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展品:一件是一只被虫蛀了的鸭嘴兽标本,由于鸭嘴兽已经灭绝,据说这种标本世界上已经不多了;另一件是一架已损坏的从国外进口的高精度天平。然而,展览给我的"教育"却不

仅是对如此珍贵的物品被损坏的痛心,反 而让我感到清华大学的确是个蕴藏丰富的 宝库。我下决心:一定要考上清华!

1953年,我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由于当时北京中学教育的需要,被留在中学支教两年。1955年秋天,我终于踏进了清华园,进入了水利系动02班。

进校后的第一次全系活动是在旧大饭 厅举行的迎新大会。会上,首先向我们—— 介绍了系里的教授,那时候大家对教授是很